

■神州处处

渭河千里万古流

□蒋元明

我们乘车从甘肃通渭县渭河流域的常家河山楂小镇一路向东,不久到达榜罗镇。

车在一棵核桃树前停下。树很高大,枝繁叶茂,如同一把巨伞。大树前有一块碑,上边刻着“榜罗镇会议旧址”。

89年前,一支队伍如同天兵天将出现在这里。他们虽疲惫不堪,却精神十足,头戴八角帽,上缀红五星。他们就是中央红军,从江西万里长征到这里。整个榜罗镇欢腾起来,人们奔走相告。

大树后面壮观的榜罗镇会议纪念馆,记载了历史的这一页。民间传说,毛泽东同志在榜罗镇那棵核桃树下,思考下一步的行动方略。忽然一阵风,吹来一张报纸落到他跟前。一看,哈,刘志丹率领陕北红军正在与敌人战斗!

传说很生动浪漫。实际上,红军进军榜罗镇途中,已从收集到的报纸上发现了刘志丹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消息,所以1935年9月27日抵达榜罗镇的当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就作出决定,毛泽东同志在连以上干部会上兴奋地宣布:“现在,同志们,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陆定一《榜罗镇》)

纪念馆旁边就是当年的榜罗镇会议旧址。这原是一所学校,从一个小门进去,里边是一个小院,院右边有一排房间,毛泽东、张闻天等就曾在住在这里。靠里边一间房子似乎大一点,当时党的领导人在这里作出到陕北去的决定。

同行的朋友纷纷在院里照相留念。近距离感受长征,虽然过去近90年,却依然感到燃烧的火焰。

榜罗镇东北面就是通渭县城,红军攻克后在这里召开庆祝联欢会,建立红色政权。随后兵分三路,翻越六盘山,向陕北进发。

通渭,打开了北上的通道,随后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也从通渭北上,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完成了英雄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迎来了中国革命崭新的局面。

走出榜罗镇会议旧址,我想,在偏远的大西北一角,90年过去,还完好地保存了这么一处红色遗迹,又修建了一座纪念馆,真是难得!

同行的老杂文家吴辰旭先生,甘肃临洮人,年八十有三,诗文全能,博学多才。我问他:“红军路过常家河了吗?就是我们刚离开的那个山楂小镇所在地。”他肯定地说:“路过。当年常家河一位老秀才还写了诗:‘小路忽来大部队,乡村男女不不惊’……”接着,我随意说了一句:“常家河的常海增有什么动作?”说完连我自己都乐了;当年常海增的父亲还穿开裆裤呢。没想到老吴却说:“有啊,大手笔!”一下把我说蒙了。

朱永峰是常海增手下一员大将,跟随他在建筑行业征战28年。他用微信传我一长串图片:通渭红军长征公园,占地近90亩。公园广场中心矗立一座大型战斗场景人物组雕,广场四周是主题浮雕墙和文字说明,再现了红军长征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途经通渭发生的诸多故事。榜罗镇会议、陕甘支队连以上军政干部会议以及华家岭阻击战、韩家岔梁战斗、南河滩文艺联欢会等浮雕,因事发通渭,让通渭人倍感亲切。长征公园集历史、文化、艺术为一体,加上廊亭、喷泉、水景、绿树和鲜花,成了红色文化旅游的重要景点,也是通渭县城红色教育和市民游玩的地标。

这处建筑便是常海增的大手笔,是他继在黄土高原开创万亩山楂园带动乡亲脱贫致富后的又一心血之作。

渭河千里万古流。长征精神,永不熄灭的火焰。千年古城通渭,曾见证“三军过后尽开颜”,如今又静静注视着红军长征公园笑迎四方来客。

■百姓记事

“白条”往事

□李永红

前不久,几个亲戚带着孩子到乡下探亲。大家欢聚一堂,回忆往事,畅谈今朝,不禁感慨万千。

叔叔讲起30多年前一个秋天,他兴冲冲地用板车拖着几千斤稻谷到公社收购站,计划卖粮后给家里添置一台黑白电视机,这样小孩就不用再到别人家蹭看了。可是此行让他大失所望,全家人辛苦劳作大半年的劳动成果,却没能换回一分钱,只收到了一张白条。叔叔讲到这里,泪水湿了眼眶,听故事的孩子们也一脸茫然。

“那白条究竟是什么?”

“白条就是白纸条,是一种不知何时才能兑现的凭条。”

白条的话题,让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30多年前。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88年10月21日。刚上班不久,一位营业员工翻看邮递员刚送到的报纸,突然大喊了一句:“大家快来看呀,老胡的文章又见报了。”原来,10月20日的《农民日报》发表了胡士华的文章《万张欠条带来五难》。

我接过报纸,仔细阅读起来。文章反映的是孝感市花西乡粮站收购中稻时无钱付给卖粮农民,打出白纸条欠1万多张的事情。原来胡士华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一位宣传干部。文章见报后反响强烈,各大媒体连续报道,有关部门相继发声。后来“白条”这个具有特定历史含义,一说起来就叫人心情沉重的名词,传播得越来越广。

1999年10月19日,我又来到了“白条”新闻发源地——花西乡中心粮站,探访这里的收购情况。乡里采取“分村排日,预约收购”的办法,全乡5个收购点每天每个点安排1至2个村收购,每个点农发行安排收购铺底资金,每天信贷员核打收购码单供应资金,一天营业終了,政府、银行、企业三方盘点核实,确保入库粮食库存价值与贷款金额一致。这样既保证了农民卖粮及时得到现金,又保证了粮食库存与贷款一致,还便利了农民卖粮,可谓是一举多得,后来,此举在全市推广。

到了2004年,全国从根本上实现了收购资金的封闭管理,彻底解决了农民卖粮难和收购“打白条”的问题。再想看白条,只有到档案馆了。



农民画《芦花美》

朱成梅 画

■四时有节

重阳，登高赏菊话佳节

□崔现芳

“天与秋光,转转情伤,探金英知近重阳。”伴随着旖旎秋光、菊桂飘香,重阳节如期而至。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偶数代表阴,奇数代表阳,“九”为阳数之“极”。九月初九,日与月皆为最大阳数,故名“重阳”,也叫“重九”。

登高、插茱萸、赏菊、饮菊花酒、吃重阳糕、敬老爱老……丰富多彩的重阳节日习俗背后,蕴含着人们祈求健康长寿的淳朴心愿。

“九日天气清,登高无秋云。造化辟川岳,了然楚汉分。”登高是重阳的传统习俗。秋高气爽,草木红黄,登高望远,游目骋怀,令人心旷神怡。

重阳节登高,其由来大致有三:登高避灾,源于汉代汝南人桓景在九月九日携家人外出登山以躲避灾祸的传说;登高祈福,源于古人对山岳的崇拜;登高“辞青”,与春日的“踏青”相对应,古人认为秋日的重阳是“辞青”,在这一天,我们与青绿告别,与

秋色相遇。时光匆匆,清秋过后是严冬,人们在万物蛰伏之前尽兴游玩一场。

“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插茱萸也是重阳流传已久的习俗。茱萸香味浓,能驱虫祛湿、明目醒脑,人们往往采摘其枝叶,或佩戴于臂,或插在发间,或置于随身香囊里,以此祈禳辟邪祛病。唐代王维曾写下“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千古名句。

“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重阳时节,菊花盛放,赏菊、饮菊花酒蔚然成风。魏文帝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写道:“至于芳菊,纷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东晋陶渊明对菊花的反复吟咏,推动了重阳赏菊风气的盛行,“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菊花也叫长寿花、延龄客,这或许是菊花酒被看作重阳必饮、祛灾祈福的“吉祥酒”的缘由。重阳酿酒之俗,民间

仍在延续。

“中秋才过又重阳,又见花糕各处忙。面夹双层多枣栗,当筵题句傲刘郎。”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糕”与“高”谐音,吃糕,最初是庆祝秋季丰收、喜尝新粮之意,之后民间逐渐有了“登高吃糕”的习俗,取步步高升的寓意。宋代吕原明《岁时杂记》云:“九月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口中念念有词,祝曰‘愿儿百事俱高’。”这是国人的文化习惯,把对未来的期许寄托在节日里。此外,接出嫁女儿回娘家吃重阳糕,也是重阳节俗,河北民谣有“九月九,搬回闺女息手”。

而今,我们过重阳节,少了些许悲秋叹老的幽冷,多了几分家人欢聚的温馨,更富时代内涵。对不少老年人来说,重阳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团聚时刻,可以尽享天伦之乐;对许多子女而言,重阳是一个懂感恩、尽孝道的美好时节,用真情、长情,

送去诚挚的沟通和陪伴;对更多忙碌的人来说,重阳是一个休憩放松的时刻,可以登高赏秋、饮酒赏菊、吃重阳糕等。

因“九九”重阳与“久久”谐音,寄托着人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因此重阳节也被称为“老人节”。传承至今,重阳节的敬老文化内涵愈加丰厚。1989年,我国把每年的重阳节定为“老人节”“敬老节”,2013年实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每年重阳节为我国“老年节”。

“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人人都会变老,家家都有老年人。尊老敬老,陪伴尽孝,不只是在重阳节。作为晚辈,要给予老人更多的照顾、温暖和慰藉。就社会而言,应关注老年人的新需求,想方设法帮其办实事、解难题、送温暖,为他们颐养天年、安稳晚年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在此,祝愿老人们福寿安康!

■乡间人物

柿香忆二爷

□褚纪红

重阳时节,最让人沉醉的是空气中飘浮的甜香。

山野村间,一树树柿子挂满枝头,色泽诱人,饱满盈实。这是秋季特有的韵味,也是二爷家独有的风景。“九九重阳,柿柿皆如意。”这句话在村里流传已久,而对我来说,柿子不仅仅是一款美食,更蕴含着二爷对我的深厚情意和一种朴素的生活态度。

记忆中临近重阳,二爷家的大柿树下就开始热闹起来。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那里,仿佛受到某种无声的召唤。乡下的孩子,爬树本领都是一流,只见他们“嗖”地一下就能窜到树顶,伴随着同伴们的呐喊和欢呼,展示着自己的英勇和矫健。

二爷告诉我,柿子还未完全成熟,需要用温水泡上一整天,去除涩味,才能做成甜糯可口的柿子饼。于是,二爷开始忙碌起来。他先将柿子去皮,然后放在蒸笼里蒸上几分钟,然后捣成泥,加入面粉揉成团,最后再蒸上半小时。不一会儿,整个屋子都充满了香甜的气息。

等柿子饼稍微凉一些后,二爷会让我端着盘子去给邻居们分发。每当我从邻居家“送货”回来,手里总是会被其他美食占满。那些婶婶、阿姨们总是笑眯眯地塞给我各种好吃的,仿佛是在用这种方式回报二爷的慷慨。

要想吃上甜甜糯糯、自然成熟的柿子,还得等到重阳节那天。清晨,当二爷家房顶上升起炊烟时,邻居们便不约而

同地前来帮忙摘柿子。报酬很简单,管顿饭就行,院子里堆满的柿子可以随便拿。大家忙碌而有序地工作着,欢声笑语不时传来。

摘完柿子后,邻居们围坐在一起吃饭。他们吃完饭碗一推,一抹嘴,回以一个朴素的笑脸和一句真挚的“谢谢”,然后扬一扬手中的红柿便回家了。我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温暖。他们扬起的不仅仅是红透的柿子,更是浓浓的乡情和邻里之间的深厚情谊。

如今,每当我再次回到那个小村庄,看到二爷家那棵依然茂盛的柿子树时,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那棵树,那些柿子,那个重阳节以及二爷的笑容都已经成为我心中最珍贵的回忆。

■灯下漫笔

追赶鲜花的人

昂的斗志。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忙是忙,但心情好,养蜂人不怕忙就怕闲。蜂王浆、蜂蜜、蜂蜡、花粉等蜂产品都极具药用价值,有很好的保健作用。每年4月上旬,时常有七里八乡的亲戚朋友来我家串门看采蜜、买王浆,我们家俨然成了一个“小市场”。父亲热情好客,母亲真诚待人,登门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花开有期,过了清明节,油菜花、紫云英等植物逐渐收获时节,家乡的蜜源即将结束,父亲就要远行追赶下一个鲜花盛开的地方。

临行前几天,父亲显得尤为忙碌,修理蜂箱蜂具、整理收拾衣物、备足生活用品、约好蜂友同行、定下出发时间。出发当天,母亲忙前忙后,准备一桌饭菜为父亲饯行。她时不时地东翻翻、西看看,提醒父亲别有什么东西落下。傍晚时分,父亲着手固定蜂巢蜂箱,叮叮当当敲个不停。蜜蜂并不乐意你去惊动打扰它,“嗖、嗖……”一群蜜蜂就朝父亲的手背、手腕处飞去围而攻之,一阵乱蜇乱刺,留下一根根蜇过后的毒刺。夜幕降临时,父亲舀上一勺水,猛吸一口喷到蜂门上,催促着门前的蜜蜂尽快返回蜂巢,并迅速闭门上锁。

一切准备就绪后,全家齐上阵,堂哥、堂姐们也早早地赶过来帮忙,大家抬的抬、拎的拎,把蜂箱和行李箱搬运到村口的停车场装车起运。开车前,细心的大姐、二姐把事先准备好的馍饼塞进父亲手里,作为他路上的口粮。在家人的一片祈盼和祝福声中,父亲和他的亲密战友乘着汽车渐渐地远去。

追赶鲜花的路线年前就要确定好,路线选择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全年的收成。第一站通常先到安徽南陵或铜陵采油菜花,半个月之后北上江苏新沂、淮阴一带继续采油菜花。5月中旬到达山东济南、莱芜一带采杨槐、枣花、梨花、苹果花……这时期的花花期较短,需要频繁转场追赶下一个即将盛开的花源。山东是整个养蜂战线上的主战场,此时的蜂群正是兵强马壮、齐装满员的时候,

如果天公作美,鲜花如期绽放,那简直是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收拾完山东战场,已是6月中旬,在河北作短暫停留后,继续北上至北京昌平。昌平一带的石头山上,漫山遍野生长着一种植物,学名叫荆条,花期可持续到8月中旬。它的每一个枝头都会开出米粒般大小的紫色、粉色小花,一串串的香飘四溢,沁人心脾。直到此时,人与蜜蜂安顿下来的时间才相对长一点。蜜蜂对荆条花喜爱有加,要是遇上雨水充沛的年份,这一个半月的时间收成也非常可观。经过四个多月的转战,人疲蜂倦消耗极大。8月中旬会转场到河北涞源一带采葵花,同时为返乡做准备。中秋左右返回昌平南口,等待火车编组,国庆节前后返回家乡。

有时候,路线也会根据不同情况适时优化调整。最西边父亲到过新疆采棉花、葵花,最北边到过吉林采椴树花,最南边到过江西景德镇采山茶花。昌平线是走得最多的一条线路,十三陵、南口、三家店水库、植物园蜜蜂研究所、天安门广场……都曾留下过父亲的足迹。

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是家中的那片天。在离开家乡的那段日子里,全家人天天都在盼着父亲的消息。一天清早,几只喜鹊在院墙内高大的杨树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母亲听到耳里,喜在心上。“今天喜鹊叫个不停,一会你去大队收发室看看,估计你父亲来信或汇款单到了。”母亲对我说道。父亲养蜂回家是全家人最高兴的事。记得小时候,一天下午我和母亲在无树坑挖地,听别人说父亲来家喽,我扔下锄头一路飞奔往家跑。每次回家,父亲总会用空蜂箱装几箱苹果和梨子,购置一些服装鞋帽带回去,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让街坊邻居的孩子们羡慕不已。

追赶鲜花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养蜂受天气因素、自然环境及不确定因素影响非常大,可以说这是个靠天吃饭、靠运气挣钱的行业。还记得有一年8月,父亲决定和蜂友

■ 诗词歌赋

重阳的风

□ 袁伟建

重阳的风,挟着思念的韵味
拂过田野,掠过村庄
那金黄的稻田,仿若大地的诗篇
倾诉着丰收的喜悦,也慨叹着时光的变迁

登高望远,山峦似黛
恰似岁月的脊梁,承载着过往的回忆
以及对未来的期冀

菊花绽放,犹如灿烂的笑靥
它们是秋天的使节,携来温暖与抚慰
在这重阳佳节,绽放出生命的华彩
民俗中的茱萸,好似忠诚的卫士
守护着人们的康泰

那红红的果实
宛如心中的希望,在时光里闪耀着光芒

一晃又重阳,岁月似酒
越陈越醇
让我们珍视每一个瞬间
在时光的长河里,留下最绚丽的篇章

们一道把蜜蜂转场到大会山上,大会山方圆有几千亩的灌木山林,是一个天然的蜜蜂越冬的山场。转场到大会山,必须翻山越岭走杨桃岭石板古道,至少有几公里的山路,其中之字形的恩岭陡峭绵长,要花钱雇人起大早把蜂箱像泰山挑山工一样挑到摆放点。上山的头半个月里,天气多半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秋高气爽,山花烂漫,蜂群繁殖得很好,蜂巢里已开始储存亮晶晶的蜂蜜。然而从下旬开始,连绵的秋雨下了一个半月。一场秋雨一场凉,山花渐渐地凋零。20多箱的蜜蜂坐吃山空、急需喂养,一旦饿死那可是血本无归。父亲望着秋雨绵绵的老天一筹莫展,只好四处求人。大舅借50元,二叔借100元,筹款购买白糖,冒雨进山把白糖挑到大会山上去喂养蜜蜂。屋漏偏逢连夜雨,母亲在着急担忧之下,不幸患上了神经功能障

碍,彻夜不眠,四处乱跑,让全家人担心受怕。俗话说:“天不灭无路之人”。在蜜蜂即将断粮挨饿之时,老天放晴了半个月,勉强有了越冬的口粮。

现在,国家的惠农政策越来越好、越来越完善,不仅大力扶持养殖业,对养殖户实行经济补贴政策,还给蜜蜂上了保险。养蜂人在养殖过程中如遇到台风暴雨、山洪水灾、高温干旱等自然灾害及意外事故,保险公司都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着实解决了蜂农们的后顾之忧。

父亲出生于1935年,历经新中国成立、三年困难时期、集体生产、包产到户和改革开放……当过生产队长,做过木匠,带过徒弟,养过蜜蜂……他平凡的一生正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农民的身影。

冬去春回,今年油菜花盛开的时候,蜜蜂们依旧在孜孜不倦忙于采蜜,可我最敬爱的父亲——那追赶鲜花的人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走的时候正是朝霞满天的时候,但我总觉得父亲并未远去,他只是又一次离家远行,天边那斑斓的彩霞不正是他曾经追赶过的绚丽多姿的花海吗!